《岁时广记》版本体例与文献价值考证

李文宁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岁时广记》是陈元靓撰写的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岁时民俗专著，收辑了较为详备的节日节气资料。学界对《岁时广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生平、版本、成书年代、流传与内容分类等方面，尚未对《岁时广记》的体例形态及其中引用的具体文献展开深入研究。《岁时广记》结构宏大且目录分类细致，目录最深达到三级。其辑录文献丰富、完整，对某些散佚文献的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今结合各类文献对《岁时广记》中引录的《岁时记》及《荆楚岁时记》的内容加以考辨，指出现存《荆楚岁时记》的错漏之处，以期呈现《岁时广记》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岁时广记》；体例；《荆楚岁时记》；文献价值；考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4-0102-08

收稿日期：2025-05-10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基金（321052209）：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研究。

作者简介：李文宁（1980-），女，湖北大悟人，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4.004

陈元靓撰写的《岁时广记》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岁时民俗专著，收辑了较为详备的节日节气资料。钱曾《读书敏求记·时令》认为其对“诸书之中有涉于节序者，搜讨殆遍”。同样是私人撰写的民俗专著《事类赋》和《事物纪原》，仅限于“岁时民俗”部分涉及到节气节日，字数不过几千字，其所引用的相关资料，不可与《岁时广记》整部书16万字的内容同日而语。朱鉴在为《岁时广记》所作序中高度评价了此书：“有天之时，有人之时。寒暑之推迁，此时之运于天者也，历书所载，盖莫详焉。至于因某日而载某事，此时之系于人者，端千绪万，非托之记述，则莫能探其原委耳。噫！庆道长于一阳之生，谨履端于一岁之始，是盖天事人事之相参，尤有可据。彼仲夏之重五，季秋之重九，岂天之气候然也，而人实为之。使微考订，孰知竞渡之繇楚灵均，登高之因费长房乎？引类而伸，若此者众。虽然，《荆楚岁时》之所记善矣，惜乎失之拘也。秦唐岁时之所记多矣，惜乎未之备也。今南颖陈君，蒐猎经传，以致野史异书，凡有涉于节序者，萃为巨帙，殆靡一遗，仰以稽诸天时，俯以验之人事，题其篇端曰《岁时广记》。”[①]目前学界对《岁时广记》也多有研究，研究重点集中在作者生平、版本、成书年代、流传与内容分类等方面，[②]尚未对《岁时广记》的文本形态及其中引用的具体文献展开深入研究。笔者在整理《岁时广记》引用文献时也认同陆心源对“（《岁时广记》）载原书录全文”辑录特点的概括，以为《岁时广记》辑录文献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对某些散佚文献的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岁时广记》版本体例

（一）《岁时广记》的版本

《岁时广记》成书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宋代私人藏书家的藏书目录没有收录此书，

①[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②王铁军：《〈岁时广记〉初探》，《东岳论丛》1988第2期；牛会娟：《陈元靓与〈岁时广记〉》，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中文系，2006年；李道和：《陈元靓〈岁时广记〉（附〈事林广记〉）》，《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2008年；王珂：《〈岁时广记〉新证》，《兰州学刊》2011年第1期；王珂：《陈元靓家世生平新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3期；董德英：《〈岁时广记〉及其辑录保存特点与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6期。

《宋史·艺文志》中也没有关于《岁时广记》的记载。到明代中后期，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类书”类始录有《事林广记》《岁时广记》之目，原书早已亡佚。现流传于世的，多为明清的抄本或清代的刻本，主要可分为四卷本和四十卷本：

1.四卷本。明万历三十年(1602)，徐焞著成《徐氏家藏书目》，卷一经部礼类著录陈元靓《岁时广记》四卷。次年(1603)，胡文焕《格致丛书》收有《岁时广记》四卷，图说一卷。徐氏所录和胡氏所刻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四卷版本。明末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九时令类补录有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四卷，清初曹溶的《学海类编》集余五中所记载的也是四卷本，但没有图说。钱曾《读书敏求记》，前列图说，分四时为四卷，《四库全书》本所收录的也是四卷本。

2.四十二卷本也称为四十卷本。范钦的《天一阁书目》中所载的大概是最早的四十二卷本《岁时广记》。《天一阁书目》卷二史部时令类载：“《岁时广记》四十二卷，存四十卷，宋陈元靓编。明乌丝栏钞本，四册，存首卷，卷一至四，六至四十，四十二。”① 此后众多藏书家所藏四十卷本《岁时广记》都来自于范氏天一阁藏本。

两种版本在前四卷只是个别文字的不同，显然四卷本应该是从四十卷本中脱离出来。李道和认为两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可能为：“最初全帙四十卷本在流传中于卷五、卷六之间散裂，而后前四卷独自传世形成四卷本；新出四十卷本也因先天性断裂，而在卷五、卷六间出现两种佚失现象。”②

现今流传最广、使用最普遍的是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收录的四十卷本《岁时广记》，卷首有朱鉴的序和刘纯的引，缺第六卷。商务印书馆于1935—1937年编辑的《丛书集成初编》中收录的《岁时广记》即是根据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中的四十卷本刊印的。这也是本文所选取的研究版本。

(二)《岁时广记》的体例

陆心源在《仪顾堂集》中对《岁时广记》四十卷的内容做了详细介绍：“(《岁时广记》)卷首图说二十篇，春景四十九条，夏景五十三条，秋景三十五条，冬景四十一条，元旦八十三条，立春四十二条，人日三十一条，上元一百条，月晦二十六条，社日六十四条，寒食十五条，清明八十六条，上巳六十四条，端午一百八十条，朝节十四条，天贶节十一条，三伏二十六条，立秋十四条，七夕一百十五条，中元三十九条，中秋三十八条，重九六十三条，小春二十五条，冬至五十九条，腊日五十七条，除八十六条，总载十六条，每条以三字为目，皆载原书录全文，不若南宋兔园册之饾饤，其所采各书如《岁时杂记》之类今皆不传，赖此存其崖略耳。”③《岁时广记》结构宏大且目录分类细致，内容丰富。目录最深达到三级，三级目录主要出现在卷一至卷四季节时序部分，例如卷一“春”的二级目录为“孟春月”“仲春月”“季春月”，三级目录为出现在春季的各种气候景物及人们的相关活动如“花信风”“榆荚雨”“杏花雨”“凌解水”“桃花水”“击春曲”等等。具体如下：

卷一：春

孟春月、仲春月、季春月

花信风、榆荚雨、杏花雨、凌解水、桃花水、击春曲、踏春歌、梦春草、移春槛、探春宴、探春游、作乐车、载油幕、挂裙幄、掷金钱、驻马饮、随蝶幸、斗奇花、插御花、取红花、装狮花、采花使、护花铃、括花香、卧花酒、作红餤、系煎饼、酿梨春、赐柳圈、羹锦带、怜草色、望杏花、看菖弃、种辰瓜、栽杂木、游蜀江、售农用、鬻蚕器、验岁草、占雨雾、禳鬼鸟、饮雨水、去妖邪、辟官事、照百鬼。

卷五至卷四十主要记录人文节日，每个节日下都列有三字的子标目，记录不同社会阶层在特定节日中的饮食、医药养生、宴游娱乐、教育活动以及与节日相关的神话传奇故事。且每个季节或节日卷首节名下都有一段文字，总叙此节的由来和概要，大体近似于“序”的性质，尽管是以征引文献为主的辑录体，但也能显示作者的节日探源意识。如：

---

①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4页。

②李道和：《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56页。

③郑晓霞：《仪顾堂集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15年，第340页。

春

《孔子家语》曰:“春者,四时之首。”《尚书大传》曰:“春,出也,万物之所出也。”《礼记·乡饮酒》曰:“东方曰春。春之为言蠢也。”《淮南子》曰:“春为规。规者,所以圜万物也。规度不失,生气乃理。”前汉《律历志》曰:“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为规也。”《月令》曰:“春三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虫鳞,其音角,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肝。”①

此段引录诸书,阐释“春”的内涵。次一部分,在“春”的一级目录下列出孟春、仲春、季春二级目录,并将出现于春季的各种物候列为三级目录。

上元(上)

吕原明《岁时杂记》曰:“道家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洪迈舍人《容斋五笔》云:“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提要录》云:“梁简文帝有列灯。陈后主有光璧殿遥咏山灯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灯。文宗开成中,以灯迎三宫。是则唐以前岁不常设。烧灯故事多出佛书。”②

此段引录诸书,阐述上元观灯节俗,指出观灯节俗源于“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唐以前岁不常设,烧灯故事多出佛书”即为陈元靓对上元节所作的总结。上元条目下皆列与灯或观灯相关的标目,如敕燃灯、九华灯、百枝灯、三夜灯、四夜灯等。

月晦

《荆楚岁时记》曰:“每月皆有晦朔,以正月晦为初年,时俗重以为节。”《释名》曰:“晦者,月尽之名也。晦,灰也,死为灰,月光尽似灰也。”《南部新书》曰:“贞元元年九月二日,敕:‘方今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为乐。仍各赐钱,以充宴会。’贞元五年,废晦日,置中和节。”③

此段引用诸书阐释“晦”的内涵并呈现唐代以中和节替代正月晦日的过程,并以二级标目的形式引出历代晦日发生的故事及晦日习俗。

这种一级标目的序说与其下的二级三级标目有机结合,显示出整部著作不仅体系庞大、内涵丰富,且结构紧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与相似类型的类书做一对比,更可呈现《岁时广记》文本结构的细致紧密,如《太平御览》岁时部体例结构大致为:

天象物候类:律、历、五行、四时、闰、岁、岁除。

季节节气类:春上、春中、春下、立春、春分、夏上、夏中、夏下、立夏、夏至、秋上、秋下、立秋、秋分、冬上、冬下、立冬、冬至。

人文节日类:元日、人日、正月十五、晦日、中和节、社、寒食、三月三、五月五、伏日、七月七、七月十五、九月九、腊、小岁。

农事类:热、寒、丰稔、凶荒、旱。

将岁时分为四个大类,分类也较为清晰,但只有一级或二级目录,目录下直接引用相关的文献内容,未有对一级标目的概念内涵说明,整体性结构较为松散。与《太平御览》岁时部的体例略作对比,更可呈现《岁时广记》的结构宏大,文本结构细致。

二、《岁时广记》文献价值考证

《岁时广记》引录文献丰富,几乎涵盖经史子集。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与月令、岁时民俗有关的文献,

①[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②[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页。

③[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3页。

如《岁时杂记》《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四时纂要》《风土记》《夏小正》《西京杂记》《金门岁节》《玉烛宝典》《荜下岁时记》《四民月令》《岁华纪丽》《秦中岁时记》《韦氏月录》《白氏六帖》。

陆心源所谓“(《岁时广记》)皆载原书录全文，不若南宋兔园册之饾饤，其所采各书如《岁时杂记》之类今皆不传，赖此存其崖略耳”①，指明了《岁时广记》辑录文献的一个特点就是尽量载录原文。董德英《〈岁时广记〉及其辑录保存特点与价值》一文通过分析《岁时广记》“煎术汤”“争春牛”“严火禁“作角黍”条目内容，也呈现《岁时广记》“载原书录原文”的辑录特点。② 当今一些亡佚或散佚之书如《荆楚岁时记》《岁时杂记》皆可据《岁时广记》中的引文得到某种程度的再现。

下文主要针对《岁时广记》引录的《荆楚岁时记》探讨两个问题。

(一)《岁时广记》引用《岁时记》的全称

《岁时广记》中有八处引用《岁时记》，从引用内容及相关信息可判断《岁时记》应该为某书的简称，为哪部书的简称尚值得商榷。《岁时广记》中频繁引用《荆楚岁时记》《岁时杂记》《荜下岁时记》《秦中岁时记》，且从书名上看，这四部书都有可能被简称为《岁时记》。从内容上看《荜下岁时记》与《秦中岁时记》记录的是唐代陕西长安一带的岁时风俗，应与荆楚岁时风俗有很大不同。现将文中引用《岁时记》的内容罗列如下：

1.贴画鸡

杜公瞻注《岁时记》云：“余日不刻牛羊狗猪马之像，而二日独施人、鸡，此则未喻。”予以意度之，正旦画鸡于门，谨始也；七日贴人于帐，重人也。③

2.为龙饼

《岁时记》：“三月三日，或为龙舌饼。”④

3.呷井水

《岁时记》：“京师人于立秋日，人未动时，汲井花水，长幼皆呷之。”⑤

4.十八浴

《岁时记》：“人皆言，立秋后，不浴十八次，以其渐凉，恐伤血也。”⑥

5.猫饮水

《岁时记》：“立秋后，猫饮水，则子母不相识。”⑦

6.七孔针

吕氏《岁时记》云：“今人月下穿针，实不可用，其状编如篦子，为七孔，特欲度线尔。”⑧

7.送缣绵

《岁时记》：“十月朔，人家送亲党薪炭、酒肉、缣绵，新嫁女送火炉。”⑨

8.添红线

《岁时记》：“晋魏间，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添长一线。”⑩

由以上引用部分可看到，第1条，有“杜公瞻注”字样，很明显是《荆楚岁时记》内容。第2条，三月三日或为龙舌饼，《荆楚岁时记》中记有“(三月三)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谓之龙舌料，以厌时气”，为龙饼应为荆楚一带习俗，此条应出自《荆楚岁时记》。第8条为《荆楚岁时记》内容，因《荆楚岁时记》中记有“冬至日，作

---

①郑晓霞：《仪顾堂集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15年，第340页。

②董德英：《〈岁时广记〉及其辑录保存特点与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6期。

③[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页。

④[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6页。

⑤[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1页。

⑥[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1页。

⑦[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2页。

⑧[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2页。

⑨[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5页。

⑩[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5页。

赤豆粥以禳疫，量日影。按，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又魏晋间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影添长一线。”①《岁时广记》引用《岁时杂记》达173次，所引用《岁时杂记》中多次出现“京师人”字样，第3条叙述风格与《岁时杂记》更为接近，可以推断为《岁时杂记》内容。但宋金龙校注的《荆楚岁时记》以明《宝颜堂秘笈本》万历刊本作为底本，将3、4、5条作为《荆楚岁时记》的佚文，但并未给出合理解释。第6条“七孔针”前明确标明“吕氏《岁时记》”，明显为吕原明的《岁时杂记》。《岁时杂记》中记有相关十月朔的记录，内容都是十月朔赐锦缎、置酒肉、进暖炉炭，与第7条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因此也可推断第7条出自《岁时杂记》。由上简析，笔者认为第1、2、8条为《荆楚岁时记》内容，第3、4、5、6、7条为《岁时杂记》内容。

此外，题名为《皇朝岁时记》的有“御赐酒”“赐甲煎”“制官药”三个条目：

御赐酒

《皇朝岁时记》：“重九日，赐臣下糕酒，大率如社日，但插以菊花。”②

赐甲煎

《皇朝岁时记》：“腊日，国朝旧不赐口脂面药。熙宁初，始赐二府以大白金奁二，小陶罂口脂、甲煎各一，并奁赐之。”③

制官药

《皇朝岁时记》：“腊日，政府以供堂钱制药，分送诸厅。其后多分送药材，如牛黄、丹砂、龙脑、金银箔之类。张杲卿执政日，独以为伤廉，不受。开封府及旧三司则集众钱，合和均分，他官入钱皆得之。外郡亦然。”④

《岁时广记》中也有将《东京梦华录》记为《皇朝东京梦华录》的，指明文献是宋代所有。“赐甲煎”中“熙宁初，始赐二府以大白金奁二”，熙宁为宋神宗年号。“制官药”中出现“开封府”字样，开封府为北宋都城。而《辇下岁时记》与《秦中岁时记》记录的是唐代陕西长安一带的岁时风俗，应与荆楚一带的岁时风俗有很大不同。由此也可判断此三条《皇朝岁时记》为宋代吕原明《岁时杂记》的内容。

（二）《岁时广记》所引《荆楚岁时记》对现存《荆楚岁时记》的补充

《岁时广记》引用《荆楚岁时记》多达56次。《荆楚岁时记》成书于南北朝，是我国第一部描写荆楚地区岁时民俗的专著。隋唐时期《荆楚岁时记》逐渐传播开来，最早记录此书的有《旧唐书·经籍志》（记有十卷），后有《新唐书·艺文志》（记有一卷）、《崇文总目》（记有二卷）、《郡斋读书志》（记有一卷）、《通志》（记有二卷）、《直斋书录解题》（记有六卷）、《文献通考》（记有四卷）、《宋史·艺文志》（记有一卷）。明万历年间出现两种辑本，陈继儒《广秘笈》本录有48条，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录有36条。《四库全书》收录的是《广秘笈》本。当今流传的《荆楚岁时记》有二十一种版本。⑤ 这些版本主要依据《广秘笈》本及《广汉魏丛书》本的内容辑录。

《岁时广记》所引《荆楚岁时记》的一些条目内容在陈继儒《广秘笈》本和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中并不存在，可以为当今《荆楚岁时记》更全面的辑录提供资料参考。如以下条目：

为法乐

《荆楚岁时记》：“荆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于金城，设幡幢鼓吹，以为法乐。”⑥

乞子息

---

①王毓荣：《〈荆楚岁时记〉校注》，北京：文津出版社，1988年，第207页。

②[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1页。

③[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23页。

④[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24页。

⑤王幼敏：《〈荆楚岁时记〉卷数版本初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⑥[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6页。

《荆楚岁时记》:“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九子母神。市肆之人无子者，供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①

捕蟾蜍

《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俗以此日取蟾蜍，为辟兵，六日则不中用。”②

得啄木

《荆楚岁时记》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得啄木货之，主齿痛。”③

羹枭鸟

《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狗耳。”又曰:“鴞大如鸠，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④

进谣词

《荆楚岁时记》:“重九日，常有疏雨冷风，俗呼为催禾雨。”⑤

埋大石

《荆楚岁时记》:“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⑥

这七个条目在陈继儒《广秘笈》本及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中都未出现。当代辑录《荆楚岁时记》的版本⑦或是依据此二版本也未将以上条目内容收录，如“捕蟾蜍”“羹枭鸟”；或是以《岁时广记》为主要参考资料，将其补录。因此《岁时广记》相关引用内容的全面和完整为《荆楚岁时记》的完整辑录提供了资料参考。

(三)“厌儿疾”的时间考证

“厌儿疾”是《岁时广记》中的一个条目:“《荆楚岁时记》:‘八月十日，泗民以朱点小儿头，名为天炙，以厌疾也。’”《岁时广记》所引用的《荆楚岁时记》记录厌儿疾的时间是八月十日。但现存不同版本的《荆楚岁时记》以及中国古代其他类书中所记“厌儿疾”的时间却并不统一。

王毓荣在《〈荆楚岁时记〉校注》中指出了这一问题，“《玉烛宝典》八引作‘世俗八月一日’。《岁华纪丽》三引作‘八月一日’。《锦绣万花谷》四引作‘楚俗以八月一日’。《太平御览》二四、《天中记》五引作‘八月十日’。《月令采奇》三引作‘初十’。”⑧但只是简单罗列，并没有予以分析鉴别，下文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姜彦稚在此条的校勘记中如是说:“‘八月一日’，底本作‘八月十四日’。据《岁华纪丽》卷三、《荆州府志》卷十七、《江陵县志》卷二十一改。”⑨“底本”即为明刻《广汉魏丛书》本。

所以关于这一条目，不同版本文献中出现了三个不同时间，分别是:“八月十四日”“八月十日”“八月一日”，文本内容分别如下:

1.八月十四日

陈继儒《广秘笈》本，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此条时间标为“八月十四日”，内容基本无差别，为:

---

①[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8页。

②[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页。

③[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页。

④[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3页。

⑤[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1页。

⑥[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0页。

⑦王幼敏:《〈荆楚岁时记〉卷数版本初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本文主要参考:1.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姜本以明刻《广汉魏丛书》本为底本，补以《广秘笈》本及其它古籍，引书34种，内容较明、清辑本丰富，书后附有宗懔及其著作的材料。2.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宋金龙注本以《广秘笈》本为底本，《广汉魏》本作补充，校以他书。注本后附录佚文，收书45种，取材广泛。3.王毓蓉校注:《荆楚岁时记》，北京:文津出版社，1988年。王毓荣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参阅四库全书本、说郛本、广汉魏丛书本诸书及古注、类书。4.宗懔撰，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丛书集成初编》据《宝颜堂秘笈》本排印，中华书局，1991年。5.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谭麟译注本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参阅《说郛》《湖北先正遗书》诸本及唐宋类书。

⑧王毓荣:《〈荆楚岁时记〉校注》，第207页。

⑨宗懔撰，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3页。

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墨点小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厌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遗饷。①

2.八月十日

《岁时广记》《太平御览》此条时间标为“八月十日”，内容分别为：

“八月十日，泗民以朱点小儿头，名为天灸，以厌疾也。”②

“八月十日，四民并以朱点小儿头，名为天灸，以厌疾也。”③

这两条的主语并不相同，《太平御览》中所记的主体为“四民”即“士农工商”四民，《岁时广记》中所记的主体为“泗民”。谭麟对“四民”的释义为“士、农、工、商”。④ 笔者查阅《辞海》中“泗”的释义为：“鼻涕。《诗·陈风·泽陂》：‘涕泗滂沱。’”“泗水，水名。源出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四源并发，故名。”⑤所以，若主体为“泗民”，可理解为山东泗水一带的民众，但《荆楚岁时记》记录的是南朝时期荆楚地区的岁时风俗，为何会牵扯到山东泗水一带的民众？可以判断《岁时广记》此处“泗”为误。而“八月十日，四民并以朱点小儿头”，很有可能在传抄过程中被误写为“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点小儿头”。

3.八月一日

大量文献显示《荆楚岁时记》中记录的厌儿疾（天灸）时间为八月一日。如杜台卿《玉烛宝典》中有如下记录：

附说曰：世俗八月一日或以朱墨点小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厌疾也。……又《续齐谐记》：“弘农邓绍，以八月旦入花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盛柏叶上露，露皆如珠满囊。绍问何用，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终，遍失其所在。故今人常以八月旦作明眼囊。”《荆楚记》则云：“锦绣或以金薄为之，遞（递）相饷遗。”⑥

《岁华纪丽》卷三，“八月”中此条记录的时间标为“八月一日”：

采柏露以明眼。（《续齐谐记》：“郭绍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盛柏叶上露，如珠满囊。绍问：‘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言终失所在。”）用朱墨以点头。（《荆楚记》云：“八月一日以朱墨点小儿头，名为天灸，以厌病也。”）⑦

《锦绣万花谷》所记厌儿疾的时间也是八月一日，内容为：

八月一日五明囊。《续齐谐记》：“郭绍以八月一日入华山，见一童子执五彩囊盛柏叶上露。绍问之，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又梁简文帝云：‘妇人八月旦多以锦翠为眼明囊，凌晨取露拭目。’”又《述仙记》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鸡拓集》）又，天灸。《荆楚岁时记》：“楚俗以八月一日，以朱墨点小儿头额为天灸，以厌疾病。”⑧

《岁华纪丽》《锦绣万花谷》中所录内容除了八月一日的天灸外，还记录有八月一日採柏叶上露以明目的习俗，两项习俗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时间却显示都在八月一日。这里我们主要判断的是以朱水点小儿头的天灸日期是否是八月一日。

结合其他文献，看能否对此有些启发。邝璠的《便民图纂》卷九对“天灸”记录如下：

（八月）一日取柏叶上露拭目能明目，是日清晨以瓦器于百草头收露水浓磨墨，头疼者，点太阳穴，劳瘵者，点膏肓穴，谓之天灸。十日以朱点小儿头，亦名天灸，以厌疾也。⑨

---

①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9页。王毓荣：《〈荆楚岁时记〉校注》，第207页。

②[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

③[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页。

④谭麟：《〈荆楚岁时记〉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⑤《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975页。

⑥[唐]杜台卿《玉烛宝典（二）》卷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21-322页。

⑦[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2页。

⑧[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⑨[明]邝璠：《便民图纂》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30页。

这里，天灸并非仅指“以朱水点小儿头”，以柏叶上露点“太阳穴”“膏肓穴”也被称为天灸，且时间并不统一，前者在八月十日，后者在八月一日。到底哪一个才为楚地风俗呢？明代陈耀文所撰类书《天中记》卷五对“天灸”的记录：

> 天灸。《风俗通》：“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荆楚岁时记》：“楚俗以八月十日，以朱墨点小儿额为天灸，以厌疾病。”①

从众文献得知，八月一日清晨取露作眼明囊，以洗目、明目，是更为普遍的一种风俗习惯，时间或为八月朔，或称八月旦。这一习俗与以露珠和墨，点小儿头额以厌疾并非同一习俗，但却与晨露都有关联，很有可能后者是从前者延伸而来。《玉烛宝典》中谓“八月一日以朱墨点小儿头”是“世俗”，并非“楚俗”，其范围更为广泛。

所以可以推断，八月一日的点灸去病是更为广泛区域内的习俗，而八月十日的“以朱墨点小儿头额以厌疾”是楚地特有的习俗。不过文献在传承中，因撰写人的脱衍漏误等问题而造成目前各版本不同的记载。因此，对于“厌儿疾”的具体时间，笔者还是较为认同《岁时广记》中的记录。

结　语

《岁时广记》作为一部私人撰写的岁时民俗专著，详细记录了四季物候及四季人文风俗，其体例之完善，分类之细致，引用文献之广博，堪比官修类书，且文本整体结构联系更为紧密有机。在同时代及前代岁时民俗文献大量亡佚的情况下，《岁时广记》的文献价值愈发凸显，其中引录的宋代及宋代之前的文献遍布经史子集，上文仅以其中引录的《荆楚岁时记》为个案，通过对比考辨不同版本及不同文献引用的《荆楚岁时记》相关内容，指出现存《荆楚岁时记》的错漏之处，由此呈现《岁时广记》的文献价值。

Textual Research on Format and the Documental Value of *Suishiguangji*

Li Wen-n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Suishiguangji* is a monograph on seasonal folk coustom with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those of encyclopedias written by Chen Yuanjing, which collect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festivals and solar term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Suishiguangji* mainly focused on the author's life, version, writing year, content classification. But the format and specific references cited in *Suishiguangji* was not deeply researched. The structure of *Suishiguangji* is grand and the catalog classification is detailed, with the deepest catalog reaching level three. The documents richly and completely compiled in *suishiguangji*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some scattered and lost literature.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of *Suishiji* and *Jingchusuishij* cited in *Suishiguangji* combining various literature could identify the errors and omissions in the existing *Jingchusuishiji*, in which the documental value of *Suishiguangji* could be presented.

Key words: *Suishiguangji*; format; *Jingchusuishiji*; documental value; textual research

[责编编辑　唐音]

①[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五，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60页。